

16

早有听闻,今始亲见。我终于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汪山岗看到了汪山土库。当地人把青砖大瓦房称为“土库”(围屋)。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砖木结构建筑群,也称“程家大院”,紧邻烟波浩渺的鄱阳湖。历史上它名声很大,有“江南小朝廷”之誉。却一直隐蔽、被忽略,鲜为人知。月色溶溶,瑟瑟风声,静抚一榻琴书,动涵半湖秋水。

汪山土库

整个建筑群由25幢青砖大瓦房组成。房子外墙连成一体,起到了围墙的作用,类似于福建的土楼。外墙之内,程氏家族。它始建于清朝道光元年(1821年),主体建筑完成于咸丰元年(1851年)。历时30年。

第一排九幢门房相连,九门代指九房。用现代术语称为“一幢九单元”。用大房、二房、三房依次至九房,作为门幢名称。每幢门面阔皆一间,进深三四架(椽),天井间隔。天井北檐略高于其他三面,有利于冬暖夏凉。

大房的房子最好,纵深为六进半。为何如此?因为礼制规定:正一品七进。大房官序为从一品。故半,不越制。

土库有私塾,没有戏台绣楼。这私塾并非程家

子弟专用。外姓人,甚至长工佣人小孩也可以读。一旦入读,包住包食,不收分毫。家族之正派、仁义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土库内没有一口水井,吃水从外面担入。有巨大的粮仓,挡米的隔板也是一种计量单位,多少隔板代表多少石米。所有房间都不大,窗少,较暗。古人认为暗可聚气。

建筑檐口有勾头滴水,整个墙体采用一斗一眼,腰墙是眠砖。在古建筑上,这是空斗墙的砌筑方法。侧砌式叫斗砖,平砌式叫眠砖。这种空心墙体,一轻巧二省料省工三隔热效果好。属于徽派建筑特色,是中国古建的创造发明。

汪山土库以祖堂为中心,南北朝向,东西展开,地势前低后高。共有1443间房。通风采光的天井有572个。幢与幢相携,进与进相连,巷与巷相通,巷道相错,宛若迷宫。东西长337米,南北宽180米,占地108亩。祖堂纵深三进,望庐楼在天晴时可遥望庐山,稻花香馆是程家私塾。还有保仁堂、接胎堂、光裕堂、醉月楼、谷官厅等。所有这些都无愧于祖堂门口那副“饕饮世胄、理学名家”的对联。青砖黛瓦,封火山



玉兰飘香(剪纸) 孙平

墙。屋脊不外露,椽檐不外翘,讲究“藏风聚气”“引蓄含蔽”。天井四水归堂,墙头瓦筒全叠。花楼重门,冬暖夏凉。门窗、门台、台阶、柱基皆为一色的红石。回声巷,下面埋有很多瓦缸,既可听到回声,又可以防火。八尺巷,八尺之宽,方便主人出门时轿子、马车停候门前。

土库门前有三排旗杆,旗杆的高度分别为8.8米、9.8米和10.8米。最低的代表举人,中间的表彰进士,最高的则是为这家所出的高品大员所立。程家共出了7位进士,21位举人。

汪山土库底蕴深厚。程家“一门三督抚,五里六翰林”,100余位程家子弟遍清清朝各部各省。与林则徐同榜进士的程裔采,历任云贵总督、湖广总督。程焕采曾任江苏巡

抚,程懋采曾任安徽浙江巡抚。民国时期,曾任浙江大学校长、四川大学校长的程天放,著名音乐教育家程懋筠,等,皆程门俊彦。

程裔采调任广东巡抚,会同两广总督修筑虎门炮台,有功于国。1847年代理云贵总督,后与新任总督则徐共同安抚保山县汉族与回族人争斗事宜。1850年调任湖广总督。次年太平军起义,他因赴湖南防堵不力被革职留任,以病告假,未获批准。便在衡阳奔印出走,被弹劾充军新疆。1857年6月获释,途经酒泉去世。他履平地而恐,涉风波不疑。一生功名累身,达到了闻雷霆不惊,对青天而惧的境界。

民国时,江西省政府下设四个厅,程家后裔占了三个半厅长(女婿为半)。一代名臣曾国藩、帝师翁同龢都曾驻足土库,并留有墨宝。名臣林则徐更是与程家三兄弟关系渊源。

一家三兄弟同时出任二品以上的大官,对于大塘坪乡这个小地方来说,可谓一大奇观。就整个中国而言,除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受荫庇可冠盖一家之外,并无特殊背景的程家“三采”能同步顶戴花翎、项挂朝珠,是极为罕见的。这一切,归功于他们曾祖父、祖父坚持不懈的耕读之风。仅仅四代人,完成了从世代务农到官宦世家的转变。程家“三

午饭后,捧一本书准备在阳台上翻阅。刚落座,窗外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轻轻地、小心地碰触着树叶,流经叶纹,滴落在院子里。我打开窗户,向外望,这雨像没完没了断了线的透明珠,从天空坠落人间,包裹着尘埃,清洗着大地。而最令人惊喜的是,雨中再也没有了寒气、寒风,春天真的来了!

我的耳边响起了刘文正那干净纯净的嗓子唱起的歌曲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歌声仿佛带我进入了恩施大峡谷谷底下雨时溪水“哗啦啦”流个不停的情景:满目细雨斜飘,万千条“细线”带着树叶纷飞,点出溪水无数道涟漪……

我喜欢三月,因为到了三月,就把春天带来了。

第一次听到《三月里的小雨》这首歌的时候还在读中学,彼时经常被各种课业困扰,十分喜欢这首歌轻快的曲调,清澈的意境,似乎这细雨能够洗去恼人的难题,让我轻轻松松地在雨中漫步、舒缓。

待到大学时,跟着细雨一起去追寻“那个爱我的人”,青春的烦恼又是别样一种滋味。我想,歌手的这番追寻,正符合了当时青年对于青春岁月里的渴望,在情歌不丰富的年代里这首歌是很容易被唱响的。

有了家庭,有了孩子,不再有遐想的空间,自然就不太注意细雨了。生活处于忙碌之中,琐碎的事情一大堆,哪里有什么情致在三月的细雨中徜徉?

当孩子大了工作了,我也从繁忙的工作之中脱身;当所有的一切慢下来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能够重新感受四季的轮回,感受到冬天的远去、春天的到来,感受到“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”的时

候,我又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了。

经过冬季的休养,三月确实是出发的好时间点。去年三月此时,我已飞到昆明,转高铁至建水住下,游玩了两日,买了客运站的票坐车去了元阳,在哈尼梯田边的一家观景客栈住下。

三月小雨带春风

第二天凌晨四点多,摸黑起了床,因为要去观梯田日出。屋外还有微微的细雨,滑入皮肤,带着一丝凉意。我钻入车中,司机启动车辆,打开车灯,雨刮滑动后,灯光里前面聚集着一团团水雾。车在黑夜前行,一辆接一辆,灯光打在前车上,光束里的雾气有点迷幻。但是,周围却十分安静,伴着轻柔的雨声,行进的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崎岖不平的山道里。我眼前就突然冒出了杜甫的名句: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

当我到达观日点,雨停了,不久雾散了,太阳也慢慢地从远方“探”出了“脑袋”,有一种温暖慢慢地弥漫开,在场的每个人都收获到自己的“日出”。这时,再接上句发现挺合适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春的舒适感通过自然景色一点点透出。

更多的是在乡村、古镇、山间、峡谷中,可以听到看到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”。民俗清晨窗外莺啼鸟叫,公鸡晨鸣,喜鹊报春。若是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,老街会被清洗一新,古老的青石板路面锃亮泛光,十分出片。望向远处,则有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空澄。

当春雨来的时候,不要躲避不要抱怨,你去拥抱她的时候,她会给你示意“春的气息”,温暖也随之而来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

家伶

一把游标卡尺,在写字台上。银白,锃亮,冷光。有时,以两手平举,为感觉重量。有时,以滑动钢尺,来细听沙声。总是,以这一把卡尺的方,测量所有的圆。比如,一颗蚕豆,一颗芸豆,一颗赤豆,一颗绿豆。方与圆,小与大。

看风

其实,风是可以看的。比如,你在大路,在田野,在河边,捡起一张纸片,或一个塑料袋,将它挂在一株树上,一棵草上。后退了,再后退。你会看到,它们在风中起舞,永远远去。

比如,你在寺庙,看到一些长条形布片,由竹竿挑起,一一成为风中的旗幡。再比如,你读到那些古代的宫女,在一大片空地上,抬头看着晾晒的练帛,“为风所飘,凌空而去,经宿方坠”。那么她们,同样在空中乱舞的青发,也将缤纷而飘散,一丝又一丝,成为大风之画的飞鸟。

砖塔

又是,夕阳之下。砖塔太小,五层,八角,实心。之上,罩着一层苍茫的黄。之下,生出几丛土灰的绿。小小的塔身,糊了,裂了,残了。那是一座土做的塔,重新回到了土。一个蚁丘。

放着这么多现代化的电磁灶、电炉、燃气灶不顾,偏偏喜欢扑在那个农家土灶的灶膛前,戴上手套,先捧来枝叶软柴,后搬来树干硬柴,然后坐在原木的小板凳上,点燃一团浇了点油的废纸,当氤氲烟气中蹿起了褐色火苗,渐渐地舔吻着布满黑灰的锅底时,一句烧灶的口诀“做人要实,烧灶要空”便在耳畔响起,就像烧灶时那句“烧肉要淡,烧鱼要咸”的诀窍一样,直白好记。“烧灶要空”指的是放进树干硬柴时,须将树干架空互叠,留有燃烧的空间,硬柴才能充分发火,汉字的“火”不就是几根互叠柴禾的象形吗?想起先前烧灶心急,“一筑堆”放进硬柴,结果往往是令人沮丧的熄火。

烧灶之乐

丁汀

昏,烧起黄豆猪脚汤,这个汤烧得时间长,整整可以让我兴奋两个多钟头,同时可以消耗掉不少越积越多的树枝杆。闻着这锅汤的香气,思绪顿然萦回到了老底子味道的时光;晚间烧水用于漱洗,每每受老妻之阻,便美其名曰:节约用电嘛!一语中的,老妻居然也会欣然灌起了热水瓶。每过一段时间,我便想吃大灶烧的咸肉菜饭,于是,竭力撺掇老妻买食材共参与。久而久之,我就只顾在灶膛前烧灶,任肆意涌动即可,再也不用担心大灶咸肉菜饭的水和米、菜和肉的搭配比例了。

再后来,老妻居然已能独立操作于灶前灶后,掌灶膛火候,看烹菜成色。遗憾的是,我的烧灶之乐却被打了许许的折扣……



每当灶膛火势熊熊之际,我便悠然点起一支烟,满怀激情地添柴,感受着迎面扑来的灼热,尤其是隆冬春寒季节,灶火渐渐驱散了寒湿灶房的空间,灶台上飘扬起袅娜白雾时,一阵阵情不自禁的澎湃诗意便在温热的胸膛中涌动……

十年前租院时强烈萌生建灶的想法,为此搭出一间灶房来。满以为几位有点年纪的苏北泥水匠总能胜任搭灶之事。孰料,农村早已家家户户瓷砖灶台燃气灶,没了需求,搭灶的技艺也随之生疏。两个泥水匠第一次砌的大灶,外形倒是蛮有农家腔调,可是,烟囱竟然冒不出烟来,回烟从灶膛扑出,呛得我丢掉火钳狼狈逃窜。试灶失败之余,只能再花三千大洋,寻觅古镇当地会砌灶的匠人。

喜滋滋地看看改建后的农家大灶,乐颠颠地捧来软硬柴堆在脚边,俨然一个村夫大叔模样。忐忑地点燃废报纸,在当地泥水匠那句吴侬软语的烧灶口诀的教导下,压上软柴,再架起硬柴。不一会儿,炉膛燃起了熊熊火苗,灶台上的两只铸铁大锅终于冒出了热气腾腾的水雾,弥漫在整个灶房的上空。我趴在灶膛前,竟乐得不愿离开……

从此以后,每每去小院,除了翻地锄草修枝叶之类的农活之外,便是主动请

缨,热衷于捧柴烧大灶了。然而,浩癖老妻很不情愿在“龌龊”的灶台前操作烹务。于是,我自翻“花头”烧大灶:冬日黄昏,烧起黄豆猪脚汤,这个汤烧得时间长,整整可以让我兴奋两个多钟头,同时可以消耗掉不少越积越多的树枝杆。闻着这锅汤的香气,思绪顿然萦回到了老底子味道的时光;晚间烧水用于漱洗,每每受老妻之阻,便美其名曰:节约用电嘛!一语中的,老妻居然也会欣然灌起了热水瓶。每过一段时间,我便想吃大灶烧的咸肉菜饭,于是,竭力撺掇老妻买食材共参与。久而久之,我就只顾在灶膛前烧灶,任肆意涌动即可,再也不用担心大灶咸肉菜饭的水和米、菜和肉的搭配比例了。

再后来,老妻居然已能独立操作于灶前灶后,掌灶膛火候,看烹菜成色。遗憾的是,我的烧灶之乐却被打了许许的折扣……

美食

我有个昵称:“泡饭外公”,而赏赐我芳名的正是那两位天真活泼的外孙女。

前些年,我从上海去悉尼探望她们,教书的外公自然受到她们的礼遇,特别在一日三餐上,她们总是鞍前马后,让你开开心心。晚餐排排坐,吃果果,都是外婆掌勺,尽烧一些浓油赤酱的上海菜。久而久之,她们却记住了“阿拉是上海宁”。

但早餐却不如晚餐那样饭菜共享,而是个体单干。外公在孩子的眼里还是贵客,自然受到招待,来时恰逢她们放假,女儿把早餐的任务交给她们,我就享受饭来张口的VIP待遇。

早晨七点,两个外孙女用托盘端来了早餐,主食是面包,副食有一小盒奶酪、几片火腿肠,还有



烟熏三文鱼和煎蛋,饮料有牛奶、咖啡和橘汁,蔬果有牛油果、草莓和一小盘碧绿的生菜,再加上刀叉餐具,摆得满满一桌,让我眼花缭乱。特别是那黑绿色的牛油果,不知如何下口,大外孙女麻利地用刀一剖为二,剝出一大块绿黄色油腻腻的果肉,涂抹在面包片上,然后姐妹俩教我如何用刀叉吃一顿西式早餐。餐食甚丰,但胃却不不适。我谢过小姐妹的感情,表示今后自己动手做中式早餐。

然而外公的早餐让她俩大跌眼镜:昨晚吃剩下的米饭与开水捣鼓捣鼓,似在碗里,米粒白胖胖躺在米汤里,盛粥非粥,再摆上一小碟凉拌榨菜、微辣的广合腐乳,外公的早餐就开吃了。她们不明白这饭叫什

么?“泡饭”!怎么做?就是把米饭加开水,把它烫(煮)开,我解释道。这不外婆每晚都留出一小碗米饭,第二天早上就是我的主食,不过配菜可以天天翻花头,今朝松花蛋、高邮咸蛋,明日可以是腐乳和牛肉辣酱,后天变成腌脆瓜及雪菜,后来可以是油余果仁及卤花生,如果口味重些,宁波咸膏蟹过泡饭,这样的早餐百吃不厌。如今悉尼有许多华人超市,想吃啥就买啥。

有一次,晚餐剩下麻婆豆腐、番茄炒蛋等,女儿要倒掉,外婆不同意,我说要光盘行动,明天早餐见。第二天早上,我估摸着两姐妹下楼吃早餐的时间,舀出电饭煲的剩饭,在炒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,用铲子打散米

饭,然后开大火,倒入昨晚的剩菜,用铲子轻轻翻炒,炖开锅后,用小火煨上几分钟,姐妹俩闻到锅里香味,迫不及待地打开锅盖,一看锅里米饭的汤水,有白嫩嫩的豆腐、黄灿灿的鸡蛋和红艳艳的番茄,色香味俱全,她们竟然猴急猴急地舀上一碗,一尝就“OK、OK”。妹妹迫不及待地问“这叫啥?”“咸泡饭。”那外公以前吃的泡饭叫什么?“咸”的反义词是什么?毕竟她年长,中文水平高些,不假思索回答“淡”,姐妹齐声说“淡泡饭”。

哇,外公真聪明,会烧淡泡饭,又会烧咸泡饭,阿拉就叫依“泡饭外公”。好的,泡饭外公有两个外孙女,那就叫“泡饭外孙女”吧,我教你们烧泡饭,今后你们早餐可以中西合璧:泡饭加面包。祖孙齐声大笑。

七夕会

游标卡尺(外两章)

魏鸣放